

从《汇编宋》看宋代含“都”“皆” 的判断句的类型及其历时兴替

谷 峰

提要 本文在考察《汇编宋》的基础上,分析其中总括副词“都”、“皆”各自所能进入的判断句的类型,并对比含“都”的判断句和含“皆”的判断句的异同。得出以下结论:(一)总括副词“都”更能适应新兴的判断句式,而总括副词“皆”更适应旧有的判断句式。(二)《汇编宋》中不同类型的判断句反映了判断句不同的历史层次,这是一种投射(project)现象。(三) F_0 (1.a者皆b也, 2.a皆为b, 3.a皆b), F_1 (a皆是b也), F_2 (a皆是b), F_3 (a都是b)之间的历时兴替是以词汇扩散的方式进行的。

关键词 总括副词;“都”;“皆”;判断句;类型;历时兴替;词汇扩散

引言

表示总括义的副词“都”是六朝时期产生的(杨荣祥 1998:316)。此前,汉语中表示总括意义的副词最常用的是“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皆”仍然很常用,大约到了元明时,“皆”才逐渐被淘汰,“都”完成了 Hooper 说的择一过程(沈家煊 1994),占据了总括副词的统治地位(李宗 1998:91)。“都”的使用频率的上升伴随着“皆”的使用频率的下降,“都”和“皆”是历时替换的关系。

现代汉语的判断句中常有系词“是”,“是”字判断句产生于秦汉之交(唐钰明 1992:394)。此前,汉语中的判断句主要有“a者b也”形式、“a为b”形式及不用语法标记的体词谓语句。这三种句式和“是”字判断句在语法形式上构成对立,从文献上看,它们的产生和普遍运用的时间比“是”字判断句早,随着“是”字句的扩张,它们逐渐萎缩,所以这三类句式和“是”字句也是历时替换关系。

从六朝到元明时期,总括副词“都”、“皆”并用、互相竞争。据我们调查,“a者b也”等旧有句式直到元明时才趋于消亡。也就是说,从战国末年到元明以前这段时间是新旧判断句式竞争的历史。我们对两段时间取交集,总括副词“都”、“皆”互相竞争的时间和新旧判断句式兴替的时间在唐宋两朝发生错合。本文以《汇编宋》¹为考查文献,分析书中“都”“皆”各自所能搭配的判断句的类型,探讨其兴替过程,并通过这些语言现象发掘其背后的理论依据。

一 关于“是”字判断句的几点说明

判断句是对事物的性质或类属进行判断的一种句式,在我们调查的判断句中,“a者皆b也”、“a为b”以及体词谓语句等句式特征明显,容易辨别。但说到“是”字判断句,情况就复杂多了,“‘是’字自从被用为系词之后,越来越灵活了,于是生出了许多似系词而非系词的用途”(王力 1980:287)。近代汉语“是”字除了有系词(或称同动词,见太田辰夫 1991:27)用法外,还可以用作副词,起强调语义作用(植田均、余光中 2001:199-200),表示“确确实实”,这种用法的“是”是由系词“是”语法化来的,例如:

(1)俺是难与他拒敌。(元曲《千里独行》楔子)

(2)鸟是有情,水及树岂是有情乎?(《祖堂集·索引》)

现代汉语继承了“是”的这种用法,例如:

(3)我昨天是去买书了。

例(3)的“是”往往重读,表确实如此(朱德熙 1982:106),但它已经不是动词而是副词了。

现代汉语中还有一类有提示性的“是”字句,这类句子若无后续小句就站不住,语音前重后轻,“是”的宾语有限制,不能译成 this/that+to be+NP,只能译作 here+to be+NP(方梅 1991:342-346)。例如:

(4)‘这是尺子,你自己量吧。(=这里有尺子)

可见这种句子和典型的判断句不一样,近代汉语中也有这种提示性强调的“是”(植田均、余光中 1999:200),如:

(5)是我引你去见孙先生,若何?(《提国春秋平话》卷中)

以上两种用法的“是”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系词。我们依据以下标准判定“是”是否系词:①“是”前能否加“都”、“皆”等限定词;②“是”前后的成分在语义上是否有等同、类属、说明或解释的关系。理由是:①表示语义强调的副词“是”应归为评注性副词(张谊生 2000:21),依史金生(2003:21)的分类标准,“是”应算作断定类语气副词,在不同类副词连用时此类副词总处于几个副词组成的线性序列的最左端(张谊生 2000:215-223),故“都(皆)是X”中的“是”是系词而非副词,有提示性的“是”字句中一般不含有表示限定、强调义的副词(方梅 1991:342),所以上面句型中的“是”也不具有提示性;②随着“是”前后成分的复杂化,“是”不再限于对主宾语作出简单的是非判断,过去有些学者认为表示追究原因、承认或否认一事实、判断事情正确与否的“是”不是系词(王力 1980a:287-289),其实这些用法的“是”只是词义有所扩展,基本词性并未改变,仍是系词,这些活用的“是”字构成的句子在结构上依然属于判断句范畴(柳士镇 1992:294)。

二 与“皆”共现的判断句的类

《汇编宋》中与“皆”共现的判断句都可以用现代汉语里的“a都是b”形式转译。根据“皆”所能进入的判断句的语法标记,可以将该组判断句划分为两个大类:“是”字判断句和非“是”字判断句。前者使用“是”作为语法标记,连接句子的主宾语,构成判断意义。而后者使用其他形式的语法手段(包括零形式)标记判断句。以下分别举例说明。

第一大类判断句只包含一类,我们记为 A₁,该类判断句的显著标志是使用系词“是”连接主宾语,被“是”连接的两个成分在语义上有等同、类属的关系。“是”的主语为被判断的对象,“是”的宾语起说明、陈述作用。该类句子的形式为:a皆是b。根据b的构造不同,A₁可划出三个次类。

a: NP₁ 皆是 NP₂ 型

这是 A₁ 中最典型的判断句式，句子的主宾语都是体词性的。a 小类主要表示对概念等同关系的判断或表示对事物属性的判断。例如：

(6) 今月初三日，有馆中句当萧太尉名呼图克台，体问得北朝太后中帐前人①；又一裹头巾著驼毛衫人②，称姓刘，呼司徒一披发人③，是昨日来者译太子保，皆是北朝皇帝处人④……（秦清²，24 页）

例(6)中①②③④在“身份”这个概念上是有等同关系的，故①②③与④通过“皆是”构成总括判断，①-④，②-④，③-④分别构成三对判断。④是表称宾语。（马庆株 1992:98）

NP₂ 有时并不具体表现某人或某物，而是对 NP₁ 的属性的判断，例如：

(7) 但广信军、保州、中山、真定府皆是坦途……（三朝，131 页）

例(7)中“坦途”是对“广信军”、“保州”、“中山”、“真定府”性质的陈述。王红旗（2001:12-13）认为，作表语的名词性成分不是用来指称，而是用来述谓的，Halliday（1994）也指出，英语系动词之后的名词性成分有时是归属性的（attributive），有时是识别性的（identifying），史金生（2002:84）认为，“是”后的名词性成分不是表指称，而是表属性的，强调的是名词的内涵意义。³

a 小类中有时 NP₁ 在形式上是从句，即主格为一子句或数子句者（王力 1980a:284），但它们实际上是被名词化的从句，例如：

(8) 若弃了话头，却去别文字上起疑，经教上起疑，古人公案上起疑，日用尘劳中起疑，皆是邪魔眷属。（大慧，223 页）

例(8)中的划线部分是被总括判断的对象，这是 4 个“XX 上起疑”从句的线性组合，我们可以认为在从句以后，“皆”字以前省略了主格代词（王力 1980a:282）“此”。

b: NP 皆是 VP 型

“是”为一个动词性结构。VP 用来陈述与 NP 有关的状态、动作。例如：

(9) 今人做工夫便不如此，皆是要等待。（语类，323 页）

(10) 如进士举是隋炀帝做出来，至唐三百年、以至国初，皆是崇尚文辞。（语类，302 页）

例(9)中，VP 为一个状中结构。“要”为能愿动词作状语，“皆是”总括判断的对象为“今人”，“今人”与“皆是 AV”被一个子句隔开，形成一个介入性话语阻断（胡建华、潘海华 2002:46），例(10)“皆是”后的 VP 是一个述宾结构，用来陈述“进士举”的状态，“进士举”与“皆是 VO”也被一个从句隔断。

有时 VP 表示造成结果的原因，例如：

(11) 今来人所问皆是不曾仔细看书，又不曾从头至尾看……（语类，328 页）

例(11)中的 VP 是两个状中结构的线性组合，“不曾”为两个结构的时间状语，“仔细”与“从头至尾”为方式状语。该 VP 用以解释“来人所问”的原因。

c: NP 皆是 S 型

S 代表子句（取 sentence 的首字母），S 的作用也是解释 NP 的原因或陈述与 NP 相关的动作和状态，例如：

(12) 元来皆是集古人词章之句。（一窟鬼，450 页）

例(12)省略了主语“《念奴娇》”，“集”前省略了从句主语“沈文述”，“是 S”构成一个判断，解释原因，表词（predicate）S 可认为带形容词性者（王力 1980a:284）。

在实际语言中，c 构造中的 NP 有时可以用句子代替，例如：

(13) 大凡欲遣使探刺虚实，皆是国势相敌，未测虚实，方遣使刺探。(三朝，196-197 页)
例(13)中被总括判断的对象形式上是一个从句，实际上是“欲遣使探刺虚实”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将其看成是体词化的主语。“是”后划线的两个分句省略了主语“两国”，这两个分句用来解释原因。

A₁ 中有时“皆”与“是”并非连续连用，而是间隔连用，在我们调查的范围内，常常出现“a 皆只是 b”的形式，但这种形式只与 a 小类有对应，例如：

(14) 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己何与焉？(遗书，33 页)

第二大类判断句为非“是”字判断句，它又可以分成三个小类，我们将其记为 A₂、A₃、A₄。以下分别举例说明。

A₂: a 者，皆 b 也型

该类判断句句尾有语气词“也”煞句⁴，句中有“者”字起提顿作用，有时也可以不用“者”，a、b 通常为体词性成分，例如：

(15) 今之记得者，皆读之功也。(语类，332 页)

有的句子属于 A₂ 类中的非典型句，例如：

(16) 所谓税者，商税盐税诸般皆是也。(三朝，88 页)

例(16)的后一分句出现了判断词“是”，但实际上这一类的“是”的用途仅限于举例，没有连系两“项”(terms)的功能(王力 1980a:278)，这样的“是”用来复指上文，是指示代词(王力 1980b:347)，起判断作用的是“者……也”框架，我们将其归入 A₂ 类。

A₃: a 皆为 b 型

该类句子的显著特征是使用了系词“为”，a、b 都是 NP 性成分，例如：

(17) 后出四哲，乃洞山初，智门宽，德山密，香林远，皆为大宗师。(碧岩，64 页)

(18) 四人皆为谋来南者，尽焚其尸。(三朝，211 页)

例(17)的“为”我们认为应理解成“是”，而不应理解成“成为”，第一个分句“后出四哲”的时间副词“后”告诉我们话语表达的是一个既成事实，所以“为”不具有动态义和时间上的延续性。

A₄: a 皆 b 型

a、b 都是体词，语义上构成判断关系，不用任何语法成分标记，例如：

(19) 望之云：“此皆希世之宝，凡目所未睹，如何估得价值？”(三朝，153 页)

(20) 上曰：“前日赐卿等马，皆内厩名马。”(三朝，168 页)

有时 a 是有处所义的名词性成分，这类句子所要表达的就是对存在状况的总括判断，例如：

(21) ……五百余里，皆平坦草莽，绝少居民。(三朝，105 页)

例(21)的主语“五百余里”为处所名词，相当于“方圆五百里的地方”，该句与“山上都是树”相同，该种句子一般被认为是存在句，但其中含有判断的意味⁵，所以我们暂且认为它是判断句，这种句子处于判断句和存在句的过渡状态。

三 与“都”相关的判断句的类

就《汇编宋》来看，上面我们分析的“皆”字句的四种类型，能够与“都”对应的只有 A₁ 型“皆”字句。为便于比较，我们将“都”字句也记为 A₁，“都”字句下属各小类的

划分标准与上节划分 A₁ 型“皆”字句的标准大体相同。

a: NP₁ 都是 NP₂ 型

a 下面又可以划分出两个次类: a₁ 和 a₂。a₁ 小类在形式和意义上基本与 a 小类“皆”字句无差别。例如:

(22) 事事都是自家合作底事。(语类, 301 页)

a₂ 小类与 a₁ 小类在意义上不同, a₂ 中 NP₁ 是方位词组, 这一类也称作存在句, 这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是”字判断句主语复杂化(柳士镇 1992:291)的继承, 王力(1980a:286)认为这是表词前置, 但包含“都”的这类句子在宋代文献中首次出现, 例如:

(23) 定醒之中, 满山都是白虎。(诗话, 241 页)

b: NP 都是 VP 型

(24) 此是一件大病, 如公看文字, 都是如此。(语类, 265 页)

(25) 今说得多了, 都是好笑, 不成模样。(语类, 275 页)

此小类句与相应的“皆”字句在意义和形式上基本一致, 只是有时主语位置上 NP 和句子都可以进入, 如例(24)的划线部分, 有时 NP 可以省略, 如例(25)省略了“说”的内容, 也可以认为主语和“都是”系连不紧, 在 b 型中 VP 的种类比对应的“皆”字句多, 可以是述结式、状中式、述宾式等等。

c: NP 都是 S 型

(26) 且如西京土地都是两朝皇帝相重, 据理贵朝皇帝更添物……(三朝, 90 页)

有时 c 构造中主语在形式上并不是体词性的, 例如:

(27) 才差过那边去, 便都无些身子著己, 都是将要去附和人……(语类, 267 页)

“都是”前的成分形式上是一个表承接关系的复句, 前一项为时间状语从句, “才”是时间副词, 后一分句省略了主语, 实际上“都是”的主语是这个复句所指的情况, 是体词性的, 我们上文的分析也有许多句子主语形式上不是名词的状况, 其背后的共同原因可能是句子处于主语位置时会被话题化(topicalization), 从而发生功能的游移, 转换为体词性质。

d: 副词“只”介入“都”和“是”的情况与“都”字句的 a、c 小类都有对应。例如:

(28) 极而至于参天地, 赞化育, 也只是这个心, 都只是分内之事。(语类, 298 页)

(29) 此都只是天理自然当如此。(遗书, 33 页)

四 “都”字句与“皆”字句的异同和兴衰

“皆”和“都”各自所能进入的各类判断句有相同的地方, 也有不同之处。不同体现在: 首先, 与“皆”相关的三种判断句式和“都”不相容, A₂、A₃、A₄ 三种形式在先秦时期就已广泛使用, 在近代汉语中这些用法还保存着; 其次, 与“皆”搭配的判断句多用“非”作否定判断标记, 与“都”搭配的判断句只能用“不”作否定判断标记, 如:

(30) 尧夫之坦夷, ……皆非学之功也。(遗书, 41 页)

(31) 两个都不是人。(一窟鬼, 455 页)

二者的相同之处体现在: “皆”、“都”均能进入“是”字判断句, 而且“皆是”和“都是”可以与后面各种各样的成分一起构成判断。“a 皆(都)是 b”的统一否定形式是“a 皆(都)不是 b”, 如(仅举“皆”字句之例):

(32) ……则天下无物不在我, 此皆不是。(语类, 278 页)

例(32)“是”后省略了表词,但它仍是一个判断句。上面所说的相同并不是绝对的,其中仍然存在细微差别:一是部分与“皆”共现的“是”字句末常有“也”或“者也”,例如:

(33)乃知释氏苦根尘者,皆是自私者也。(遗书,33页)

“都”字句未见相应的用法。二是“皆是”、“都是”虽然可以接各种成分构成判断,但有些成分与它们的共现率不同,“皆是”后多出现NP,“都是”后多为VP与S。我们要说明的是:①“是”字判断句尾有“也”煞句是“是”字句的早期特征,“是”字判断句产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拖着早期判断句用“也”字煞句的尾巴,随着“是”字句的发展,“也”逐步消亡(唐钰明1992:395-396);②“a是VP/S”的形式在六朝时产生,《汇编唐》中还不多见,宋代时这个句式才发展起来。

以上两点差别说明:“皆”更适应汉语中原有的判断句形式,而“都”对“是”字句的新用法更适应,“是VP/S”就代表了“是”字句的新用法(杨荣祥1993:147-182, Heine and Reh1984:139-147)。

“都”字判断句的兴起和“皆”字判断句的衰落经历了一段相互竞争的过程。唐五代“皆”字判断句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整部《汇编唐》40万字,“皆”字判断句的分布为:

A1型:a小类9例,其中《神会语录》1例(36页),《六祖坛经》1例(73页),《伍子胥变文》1例(202页),《庐山远公话》2例(251、279页),《叶净能诗》1例(312页),《八相变》1例(346页),《祖堂集》2例(461、564页);b小类4例,《神会语录》1例(36页),《祖堂集》3例(461、531、539页);c小类4例,《庐山远公话》1例(253页),《叶净能诗》1例(313页),《难陀出家缘起》1例(371页),《祖堂集》1例(467页)。⁶

A4型3例,《六祖坛经》1例(94页),《入唐求法巡礼行记》1例(129页),《庐山远公话》1例(269页)。

这部书中没有出现“都”字判断句。宋代,“都”字句的用量上升,《汇编宋》中在时间上早于《朱子语类》的文章,“皆”字句仍占优势,“都”字判断句仅见9例,主要出现在《遗书》(3例)和《诗话》(6例),而“皆”字句出现了24例:A1(8例)A2(6例)A3(4例)A4(6例),其中A1类“皆”字句多集中于a小类;仅有1例属于b小类。

《朱子语类》以后的文章中,“都”字句明显增多,“皆”字句明显减少,其中,“都”字判断句占43例:A1型a类20例(a1占13例,a2占7例),b类7例,c类16例。《张协状元》中“皆”字判断句仅见4例,其中有3例有明显的文言色彩。我们注意到:“a都是b”可以在中间加入一个成分变为“a都要(只)是b”,但与此对应的“皆”字句没有这样的用法。随着时间的推移,“皆”字判断句逐渐走向衰落,据我们对《汇编元》的调查,整部文献(25万字左右)中含“皆”字的判断句只在《老乞大》出现了1例,而且属于熟语性质:“咱们为人,四海皆兄弟。”另据杨荣祥(1998:331)研究,我们推测《元曲选》前20本中含“皆”的判断句不会超过30例,《金瓶梅》前50回中这项指数不会超过52例。可见,元明时,口语中含“都”的判断句基本代替了含“皆”的判断句。

表1 “皆”字判断句和“都”字判断句的定性对比

类型	A1	A2	A3	A4	否定判断
皆	+	+	+	+	非/不
都	+	—	—	—	不

表2 “是”字判断句中“皆”型句和“都”型句的定量对比

类型	总数	是 NP	是 VP	是 S	只是 X	“也”字煞句
皆	25 (100%)	17 (68%)	3 (12%)	5 (20%)	2 (4%)	4 (8%)
都	53 (100%)	29 (55%)	8 (15%)	16 (30%)	7 (13%)	0

五 几点理论思考

《汇编宋》中与“都”“皆”相关的判断句是一个有着不同时间层次的系统，宋代含“都”、“皆”的判断句，是汉语中这一类判断句发展史上的一个时代断面所呈现的句式系统，正如我们可以从树木的横断面上观察到年轮一样，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句式系统观察这一句法现象的演变历程。其中有些句式在上古就已经产生了，如 A₂、A₃、A₄ 三类，有些形式是在中古产生并普遍使用的，如 a 皆是 b 也。这种形式又保留到近代汉语中。有些形式在中古汉语中是刚刚起步，如 a 都是 NP。有些是在近代汉语中新衍生出来的用法，还未完全形成一个层次，如 a 都是 VP/S。从时间角度上看，上述几种句式构成了一个时间上的连续统 (continuum)。所以说，《汇编宋》中的不同形式的判断句实际上各代表某一个历史时期的典型句式，我们可以把这部文献近似地看成是一个共时平面，那么这本书中与“都”“皆”相关的各式判断句就是各个历史阶段的句法形式在这个平面上的投射 (mapping or project)。所以石毓智 (2001:12-13) 认为公元 5 世纪“是”字句完全取代旧有的判断句形式而成为唯一的合法句式似与事实不符。

以下是《汇编宋》中的与“都”、“皆”相关的⁸各判断句格式所处的时间层次：⁹

先秦：①A₂：a 者，皆 b 也。②A₃：a 皆为 b。③A₄：a 皆 b。

汉魏：①A₁：a 小类 a 皆是 NP 也。

唐五代：①A₁：a 小类 a 皆是 NP。②A₁：b 小类 a 皆是 VP。

宋代：①A₁：a 小类 a 都是 NP。②A₁：b 小类 a 都是 VP。③A₁：c 小类 a 都是 S。

为什么代表不同时间层次的句式能够共存于一部文献中呢？这是因为：①文献不是均质的，而是混杂不平衡的，里面既有文言成分也有白话成分；②语言演变的系统性、整体性。我们对这两点的解释是：句法演变是不平衡的，这决定了组成句子的各个成分不是一下子全都变化，而是三三两两，有先有后地变，例如句法格式的演变要快一些，而副词的变化就比较缓慢，在先秦产生的“亦、皆、非”到了元代还未消失，而语言变化的系统性又意味着语法变化不单单是孤立事件的兴起、消亡和历时替换，一个语法形式的发展有赖于其相关成分的发展，副词“亦、皆、非”延用到近代，所以在先秦时与它们经常共现的“者……也”式、“……为……”式和体词谓语句等旧有的形式也能够漏过语法演变规律的罗网而延用下来，形成残留形式。此外，旧式的副词“亦、皆、非”等还能起到阻碍句法格式发展的作用，比如上文讨论的与“皆”共现的一部分“是”字句无法摆脱“也”字煞句的情况。另外，和“皆”搭配使用约 70% 的“是”字句都不能突破“皆是 NP”的格式；同时“a 都是 b”格式中，有 45% 的 b 是 S 或 VP 形式，看来“都”对“是”字句的功能扩展表现出了较强的协调性。

我们设 F₀=A_n (n=2, 3, 4) (即 A₂, A₃, A₄)；F₁=a 皆是 b 也；F₂=a 皆是 b；F₃=

a 都是 b。由上文可知, F₀-F₃ 四种格式产生的先后次序为: F₀→F₁→F₂→F₃; 这也是四种形式历时兴替的次序, 符合进化论的观点。但它们是怎样的方式从一种形式变到另一种形式去的呢? 我们先来观注两个现象: 首先, F₀-F₃ 四种格式承担着同一种表义功能, 也就是说, 发生在它们之间的演变只是句法形式的变化。我们知道, F₀-F₃ 的各种变化属于非语音条件的演变(词汇的、语素的和句法的), 而句法演变本身就是离散的、不连续的。例如: F₀→F₁ 这个变化涉及到整个句式结构的演变, 这两种格式在文献中本来就是对立而且不相容的, 我们从文献中找不到任何证据说明 F₀ 到 F₁ 的变化存在任何中间阶段; 再如, F₁→F₂、F₂→F₃ 这两个变化只涉及到一个词的更改, F₁ 与 F₂、F₂ 与 F₃ 本身就是两组最小的对立形式, 所以这两个变化也是以突变方式进行的。其次, 代表不同历史时期表达同一意义的不同句式共存于一部文献之中, 形成了共时条件下的自由变体。以上两个现象说明: F₀-F₃ 的演变是以扩散的方式进行的, 即新的句法形式通过一个个句子的变化替换掉旧的结构, 从而完成一个句法演变的全过程。这一观点受到沈钟伟(1993:42-44)的启发, 从殷国光(1985)、梅祖麟(1986:401-412)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句法演变中有词汇扩散的痕迹。我们用表 3 来描述 F₀-F₃ 这一扩散式演变的动态过程。由于选取的文献所处的时代属于近代中后期, 我们可能看不到这个演变的全过程, 只能看到其中的一部分, 而且我们的描述可能与实际的语言事实有一定的差异。我们的方法是: 首先将《汇编宋》所收录的文章按其成文时代分为三组, 以此代表三个不同时间段的语言, 这三组分别为: U 阶段: 成文于《朱子语类》以前的文章, 代表北宋时代的口语; V 阶段: 《朱子语类》, 代表南宋初年的口语; C 阶段: 《朱子语类》以后的文章, 代表南宋中后期的语言。

表 3 四类句式在不同阶段的分布统计

阶段 类型	U	V	C
F ₀	16 (44%)	7 (21%)	3 (9%)
F ₁	3 (8%)	1 (3%)	0
F ₂	8 (22%)	8 (24%)	5 (14%)
F ₃	9 (26%)	17 (52%)	27 (77%)
总数	36 (100%)	33 (100%)	35 (100%)

从表 3 的各项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一) F₀-F₃ 的演变是通过各种类型句子数量的消长实现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F₀ 逐渐消亡, F₃ 逐渐取得主导地位, 但 F₀ 的递减率与 F₃ 的递增率并非是线性的, 而是减少(或增加)得越来越快, 这就是所谓的类推变化。其实, 不管是语音的演变还是句法的演变, 很大一部分变化是通过词汇扩散实现的, 而沈钟伟(1993:37)认为: 类推变化本身就是一种扩散现象。从我们的统计结果来看, 新形式取代旧形式的变化是逐渐的, 到了 C 阶段, F₀ 的影响尚未完全消失, F₃ 与其他三类句子的竞争还在继续。

(二) 从表 3 我们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演变从 V 阶段到 C 阶段时, F₁ 形式萎缩了, F₂ 形式在中途停止了发展, 但是代表最古老形式的 F₀ 却保存到了 C 阶段, 这与我们当初的推测出入不小。起初我们考虑, 按照进化论的观点, 后起的事物应该比原有的事物更具生命力, 我们据此推测, 表 3C 列中的各句式的百分比由小到大应该是: F₀<F₁<F₂<F₃。但实

际却不是这样，其原因应该是：假设变化 $F_1 \rightarrow F_0$ 所经历的时间是 M ，变化 $F_2 \rightarrow F_1$ 所经历的时间是 N ，变化 $F_3 \rightarrow F_2$ 所经历的时间是 P ，如果演变过程中 M 、 N 、 P 三者者在时间轴上是互补的，那么这就是所谓的接续 (succession) 演变 (Bloomfield 1933)，这样我们的假设就可以成立。但实际上这三段时间并不是互补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这样的话问题就比较复杂，这几种演变在时间上可能会有重合 (coincident)、错合 (overlapping)、涵合 (incorporating) 三种情况，王士元 (Wang 1969:9-25) 统称之为相交 (intersecting)。我们可以从上表中看出， F_2 、 F_3 早在 U 阶段就存在了，也就是说，并非只是 F_1 在取代 F_0 ， F_2 在取代 F_1 的同时也在取代 F_0 ， F_3 的将 F_0 、 F_1 、 F_2 同时取代，我们当初想象的是： F_3 只能代替 F_2 ，而 F_3 代替 F_0 的变化要经过 $F_1 \rightarrow F_0$ 、 $F_2 \rightarrow F_1$ 、 $F_3 \rightarrow F_2$ 三个变化。实际上 F_3 代替 F_1 很可能是一步到位的 (即 $F_3 \rightarrow F_1$)，就好比是跳跃式变化，这其实也是一种类推变化。按照王士元 (Wang 1979:353-371) 的观点，假如在扩散过程中另有一种或多种变化为了影响某些相同的形式而进行竞争的时候，这个过程就会受到阻碍而中断。唐钰明 (1992:397) 在对中古“是”字判断句的否定式进行研究后认为：“语法结构的演进有时类似于物种的进化，一种格式取代旧格式而处于极盛之时，往往又会孕育着更新型格式的胚胎。”唐的结论在这里也找到了论据，当“a 皆是 b”取代“a 皆是 b 也”时，“a 都是 b”早已存在了。

六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一)与“都”相关的判断句和与“皆”相关的判断句虽同处于一部文献，但它们代表了两个系统、两个层次，“皆”更适应旧有的语法体系，“都”具有“皆”所不具有的新兴用法，它更适宜于新兴语法体系。这种匹配现象在汉语发展史中很常见，杨荣祥 (2000:62) 发现近代汉语类同副词“亦”、“也”也存在这样的匹配现象。当然新旧两个层次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从对《世说新语》、《汇编唐》等文献的调查结果看，“皆”先于“都”进入“是 VP”及“是 S”格式，这是因为宋代以前“皆”是最常用的总括副词甚至最常用的副词，“都”自产生以来一直到唐代都未完全取得与“皆”一致的用法¹⁰，但随着时间推移，“都”进入这些新兴格式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且进入率远远超过“皆”，并有取代“皆”的倾向。

(二)《汇编宋》中不同类型的判断句反映了判断句的不同历史发展层次，实际上任何一部文献、任何一个语法体系都包含有许多新兴的成分。共时平面中蕴含着不同时间层次的事物，是一条普适的规律。

(三) F_0 到 F_3 的变化通过扩散得以实现，其实这种变化不如说是“形态句法扩散”，但是这种扩散的动态过程是怎样的，哪一个先变化，哪一个后变化，哪一个形式在半途受阻，其中有没有规律，还要请方家指教。

附注

1 《汇编宋》是《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宋代卷）》（商务印书馆 1992）的简称，本书为刘坚、蒋绍愚主编。以下《汇编唐》、《汇编元》分别是对《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商务印书馆 1990）和元代明代卷（商务印书馆 1995）的简称。

2 文中所举例句涉及到的篇目名称用简称，《乙卯入国奏请（并别录）》简称《奏请》；《河南程氏遗书》简称《遗书》；《碧岩录》简称《碧岩》；《三朝北盟汇编》简称《三朝》；《大慧普觉禅师书》简称《大慧》；

-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简称《诗话》；《朱子语类》简称《语类》；《一窟鬼癫道人除怪》简称《一窟鬼》；《张协状元》简称《状元》。
- 3 史金生的例子是：“年轻人到底是年轻人。”他认为有下划线的“年轻人”用来指称，而后一个加着重号的“年轻人”用来表属性。
 - 4 关于“也”字在这种句型中是不是语气词，学者们尚有争议，大部分学者认为“也”是语气词，但洪波先生(2000:53-54)指出，“也”可能是判断词，其理由为：“也”在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并无这样的用法，但在甲骨、金文之后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文献中却呈现爆发式增长，故“也”可能来自于周人的母语，而西田龙雄等认为周人母语的语序为SOV型，与今天的藏语关系密切，所以判断词“也”居于句末。与原始汉语十分类似的是，今日的藏语拉萨话中的判断词red就可以位于描写句或判断句的句尾表示存在或判断，怒族语的判断词ne也居于判断句的句尾(孙宏开、刘璐1986:93)，而red和ne与汉语中的“也”在语音上有对应关系，这三个词应该有同源关系，阿错(2002:97)在对雅江“倒话”的研究中发现：“倒话”的判断动词可能来源于汉语的判断动词“是”，但是其意义和功能却和藏语保持高度的同构关系，“倒话”中的判断动词位于句子的末尾，这与藏语的SOV型语序是一致的。洪波的说法值得重视。
 - 5 该说法详见宋玉柱《现代汉语特属句式》(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第100页。
 - 6 《祖堂集》中的例句为：“从此，所有歌行偈颂皆是其集也。”(467页)这个句子末尾有“也”，理解为A₁型a小类似乎也可以。
 - 7 在“都是NP”构造中，a₁小类占16例，a₂小类占13例。
 - 8 “是”字判断句的演进并不是整齐的，这可能取决于“是”前的副词，据我们观察，“是VP/S”的用法在《世说新语》及此前的文献中就很普遍了，“并是NP”、“尽是NP”、“全是NP”、“非是NP”、“只是NP”在魏晋时就基本摆脱了“也”，而“皆是……”句在宋代还未完全摆脱“也”。看来“是”前用不用副词、用哪些副词对“是”字句的演进很有影响，这或许也是一种词汇扩散现象。
 - 9 我们这里说的判断句属于某一时间层次，并不一定说该句式最早产生于这个时代，而是说该句式在这个时代是普遍使用的，所以其中有些句式可能比其所属的时代产生时间要早，如“a都是NP”在六朝可能就有了，但它直到宋代才广泛使用。
 - 10 杨荣祥(1998:311-321)认为“都”的早期用法可以分为“都₁”与“都₂”，“都₁”是对动作行为或性质状态所达到的程度的总括，是对其后的谓词性成分的强调，“都₁”在语义上不是指向句子的主语、宾语，而是指向整个谓语。“都₁”在东汉到唐代一直占统治地位，六朝时，“都₂”在“都₁”的基础上分化出来，其用法与现代汉语总括副词“都”的用法大致一样，“都₂”在晚唐五代以后的文献中使用普遍，“都₁”在宋元以后逐渐被淘汰。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 1993 《现代汉语》，北京大学出版社。
- 方 梅 1991 具有提示作用的“是”字句，《中国语文》第5期。
- 洪 波 2000 先秦判断句的几个问题，《南开学报》第5期。
- 胡建华、潘海华 2002 NP显著性计算与汉语反身代词“自己”的指称，《当代语言学》第1期。
- 李宗江 1998 汉语总括副词的来源和演变，《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一辑(上)，巴蜀书社。
- 柳士镇 1992 《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南京大学出版社。
- 马庆株 1992 《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梅祖麟 1986 关于近代汉语指代词——读吕著《近代汉语指代词》，《中国语文》第6期。
- 沈家煊 1994 “语法化”研究综观，《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
- 沈钟伟 1993 词汇扩散理论，石锋主编《汉语研究在海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石毓智 2001 《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北京大学出版社。
- 史金生 2002 《现代汉语副词的语义功能研究》，南开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
- 史金生 2003 语气副词的范围、类别和共现顺序，《中国语文》第1期。

- 孙宏开、刘璐 1986 《怒族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 太田辰夫 1991 《汉语史通考》，江蓝生、白维国译，中华书局。
- 唐钰明 1992 中古“是”字判断句述要，《中国语文》第5期。
- 王力 1980a 中国语法中的系词，《龙虫并雕斋文集》，中华书局。
- 王力 1980b 《汉语史稿》，中华书局。
- 王红旗 2001 《指称论》，南开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
- 杨荣祥 1993 近代汉语副词简论，《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第3期。
- 杨荣祥 1998 总括副词“都”的历史演变，《北大中文研究》创刊号。
- 杨荣祥 2000 近代汉语类同副词“亦”的衰落与“也”的兴起，《中国语文》第1期。
- 意西微色·阿错 2002 “倒话”中的判断动词、存在动词及与动词情态范畴的关系，刘叔新主编《语言研究论丛》第九辑，天津人民出版社。
- 殷国光 1985 先秦汉语带语法标记的宾语前置句初探，《语言研究》第1期。
- 俞光中、植田均 1999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学林出版社。
- 张谊生 2000 《现代汉语副词研究》，学林出版社。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Bloomfield, Leonard. (1933) *Language*. London: Geoger Allen & Unwin.
- Hallidays, M. A. K.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 Heine, Bernd and Mechtild Reh. (1984) *Grammaticalization and Reanalysis in African Language*. Hamburg :Hemlut Buske.
- Wang, W.S-Y. (1969) .Competing change as a course of residue. *Journal of Language*, 45.
- Wang, W.S-Y. (1979) *Language change: a lexical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8.

引书目录

- 《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刘坚、蒋绍愚主编，中华书局 1990。
- 《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宋代卷)》，刘坚、蒋绍愚主编，中华书局 1992。
- 《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代明代卷)》，刘坚、蒋绍愚主编，中华书局 1995。

The Types and the Diachronic Evolvments of Predicative Sentences Which Contain Adverbial Universal Quantifier *dou* (都), *jie* (皆) Based on *Hui-bian Song* (《汇编宋》)

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hui-pien sung, we analyze different types of predicative sentences in the book in which the adverbial universal quantifier *dou* (都) and *jie* (皆) are allowed to enter. By comparing the predicative sentences which contain *dou* (都) with the sentences which contain *jie* (皆), the author conclude that: 1. *dou* (都) is suit for new forms of predicative sentences, and *jie* (皆) is suit for old forms of predicative sentence. 2. Various types of predicative sentences in *Hui-bian Song* are projections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strata of the predicative structure. 3. F₀ (1. a 者皆 b 也, 2. a 皆为 b, 3. a 皆 b) developed into F₁ (a 皆是 b 也), then into F₂ (a 皆是 b) and into F₃ (a 都是 b) in the end, all of these diachronic evolvments followed the method of lexical diffusion.

Key words adverbial universal quantifier; *dou*; *jie*; predicative sentences; type; diachronic evolvments; lexical diffusion

(谷峰 南开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2001 级本科生)